

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  
推荐阅读丛书

# 暴风骤雨

周立波 / 著



经典名著  
口碑版本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丛书

# 暴风骤雨

周立波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暴风骤雨 / 周立波著. —2 版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  
(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丛书)

ISBN 978-7-02-014259-0

I. ①暴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6423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  
装帧设计 李思安 马诗音  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41 千字  
开 本 650 毫米×920 毫米 1/16  
印 张 29 插页 1  
印 数 1—20000  
版 次 195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 
1956 年 8 月北京第 3 版  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259-0  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从2017年9月开始,在国家统一部署下,全国中小学陆续启用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。统编教材加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内容,更加注重立德树人,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提升语文素养、涵养人文精神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大型文学专业出版机构,长期以来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,立足经典,注重创新,在中外文学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。为配合国家部署,充分发挥自身优势,为广大学生课外阅读提供服务,我社在总结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出版经验的基础上,邀请专家名师,经过认真讨论、深入调研,推出了这套“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丛书”。丛书收入图书百余种,均为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书目,基本涵盖了古今中外主要的文学经典,完全能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阅读需要,对增强孩子的语文能力,提升写作水平,都有帮助。本丛书依据的都是我社多年积累的优秀版本,品种齐全,编校精良。每书的卷首配导读文字,介绍作者生平、写作背景、作品成就与特点;卷末附知识链接,提示知识要点。

在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,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

儒敏教授,给予了“去课程化”和帮助学生建立“阅读契约”的指导性意见,即尊重孩子的个性化阅读感受,引导他们把阅读变成一种兴趣。所以本丛书严格保证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结构的连续性,既不随意删改作品内容,也不破坏作品结构,随文安插干扰阅读的多余元素。相信这套丛书会成为广大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家庭必备藏书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18年3月

## 导 读

《暴风骤雨》是中国土改小说的代表作。它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(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)上作为解放区的优秀作品获得表彰,并且在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,由此该作以及作者周立波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周立波本名周绍仪,是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一个农民家的孩子,因家庭比较开明所以中学时代便得以接触到五四新文学和新思想,他在1928年前往上海,在上海期间投身革命和文学活动,因常以英文自由(liberty)的音译“立波”为笔名,后来便以此取代本名。1932年初他因参加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的罢工活动而被捕,直到1934年出狱。出狱当年,他便加入左翼作家联盟,随后不久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周立波作为战地记者进入华北前线,写作《晋察冀边区印象记》等报告文学。1939年周立波来到延安,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任教,并主编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。1944年他随军离开延安,并在抗战胜利后来到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,以这段经验为基础创作出了《暴风骤雨》。此后,他还创作了以农村合作化为主题的《山乡巨变》以及工业题材的《铁水奔流》等重要作品。

由于周立波以农村题材小说而为人熟知,所以不少读者误以

为他和赵树理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文人，毫无现代文学经验，而实际上周立波有着扎实的英文功底和西方文学积淀。他在上海期间就翻译了大量文学及理论作品，赴延安后也是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编译处处长和文学系教员，教授“世界名著选读”，给学生讲授高尔基、托尔斯泰、歌德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梅里美等人的创作。他创作的转向是他主动向政策，也向工农兵群众靠拢的结果。《暴风骤雨》出现的时代正是转折的时代。如果我们将鲁迅、萧红、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与这部作品相比较，可能会惊异于其中巨大的变化，但这个变化其实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逐步转换过来的。以前全中国文盲比例相当高，莫说结构复杂的现代长篇小说，便是简单的小短文也未必能让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“工农兵群众”理解和接受。所以要让广大群众能够浸润在文艺的光晕中，要让群众能够在文艺作品中感受到新中国、新社会的美好，降低文艺作品的理解难度是文艺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因此讲述工农兵群众所熟悉的生活、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，也是必然的选择。周立波的转换便是一个例子。他在1942年亲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，聆听了关于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”“学习群众的语言”的讲话，开始逐步反思文学创作和现实的关系、反思文学作品应该讲述什么内容、面对什么样的读者群体来讲述，以及应当采用的语言形式。

《暴风骤雨》便是周立波在消化和理解政策的基础上，再结合实地调查而创作出来的。小说分为两部，第一部于1947年完成，以1946年中共关于土改的“五四指示”下达后一万两千名干部被派到各农村组织土地改革、斗争地主为背景，讲述萧祥队长为代表的土改工作队进入元茂屯，发动起赵玉林、郭全海、白玉山、老田头等贫苦农民三斗地主韩老六，初步建立了农民主导的农会。第二部出版于1949年，讲述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颁布后干部再进入农

村,帮助农民对抗地主势力复辟,建立起以郭全海为中心完全由农民领导的农会,彻底推翻杜善人、唐抓子几个地主,并按照《土地法大纲》划定农民等级、重新分配土地和财物的工作,重建农村秩序。这两部合起来,全面地展现了土地改革发展变化、遭受挫折而又重新奋起的历程。小说的俄译者卢得曼娜在前言中说:“发生在元茂屯的一切,差不多对于辽阔的中国的每个角落都具有代表性”。当然有一利便有一弊,为了追求普遍性,小说也反映出对斗争细节表现不足,当时便有评论认为对土改中发生的现实矛盾有所简化的问题。

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颇见功底,虽然人物众多但各有特色。小说塑造了从工作队员、翻身的贫雇农、摇摆不定的中农、明哲保身的富农,到地主和狗腿子等各类形象,并以具体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了农村的基本关系,又通过赋予他们以各色的性格来让读者理解土改的斗争格局,既生动又规模宏大地展开了土改斗争的全景。特别是在农民形象的描写中,赵玉林朴实勇武、郭全海敦厚严谨、白玉山灵活精明,虽然都是正面形象,却并不重复。在此之前的文艺创作多以暴露社会黑暗为主,擅长表现反面人物,对农民的表现多集中在苦难上,《暴风骤雨》对农民身上的斗争精神、生产活力的表现在当时可谓开辟先河。

作为英雄人物的赵玉林成为贫农形象的典范,书中描写他在旧社会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,只能和妻子趁夜深光着身子到地里干活,因此深感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,最先加入了斗争韩老六的队伍。虽然生活困苦,他却能在分享斗争果实时先人后己,将所有的精力放在推翻剥削统治重建更好的生活上,最后在对抗韩老六的土匪弟弟韩老七袭击中负伤牺牲。这一形象在当时感动了很多读者,成为展现“英雄的人民”的范例之一。

第二部中的主人公郭全海继承了赵玉林一心为公、先人后己



的精神,但相对于赵玉林还有些粗野的习性,郭全海则更加内敛谨慎,更加注重秩序的建立。但也因此,郭全海较之赵玉林少了些人情味,不及赵玉林生动。

白玉山初时因遭受剥削和迫害,丧失了生产动力,一直游手好闲,在被工作组发动起来后唤醒了劳动热情,热心投身建设,并成为武装委员,组织了很多抗争活动。他与妻子白大嫂子之间的斗嘴和相互砥砺也是小说中的一大看点。白大嫂子也是进步的农村妇女的代表,她的泼辣能干是激励白玉山进步的动力,并带动了一批农村妇女走向翻身解放。

而赶车老汉老孙头又刻画得十分诙谐活泼,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。小说表现他在既想翻身解放又怕“得罪”地主富农上摇摆不定,也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秩序在农村的影响力,表明了土地改革运动为何会遭遇重重困难。老孙头对个人私利的考虑也是人之本欲的一种呈现,对于读者逐步理解革命的意义是一个很好的媒介,避免了所有角色都像赵玉林等人一样很快觉悟而脱离了生活的真实。

小说结构简单但紧凑,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来展开。尤其第一部三斗韩老六的结构,从一开始农民还没发动起来,反被韩老六占了先机;到工作队员深入群众,引导农民清算旧账,再斗韩老六;到最后全体农民都被发动起来,对韩老六进行公审。每次斗争中人物的行为、语言和人物间关系都发生了细微变化,丝丝入扣地写出了农民翻身和思想解放的过程。特别是最终公审地主韩老六的场景颇具气势,对暴怒的群众的描写也成为土改叙事的经典场面。

整部小说的语言朴实,贴近生活,如果和周立波在1930年代创作和翻译的语言做比较可以看出这是他有意为之的结果。响应“学习群众的语言”的号召,周立波在创作中十分注重吸收口语以彰显风土民情和人物性格。身为湖南人的周立波,却要展现东北

方言，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，当时评论就盛赞他“竟能掌握比较丰富的东北农民语言，这是了不起的”。

在这种平实的结构和语言中，不难看出周立波贴近古典小说和民间艺术的用心。这一方面是周立波自身就有着一定的古典小说的积淀，另一方面也是和当时文艺要“为工农兵服务”的目的分不开的。当然这也不免带来些问题，比如这种推进的结构因为较为简单，未能充分展现出土改斗争的复杂性，尤其是第二部中继续按照这样的结构展现与杜善人、唐抓子等人的斗争，难免有重复之弊，表现力有所削弱。但总体来说，这种平实自然的表达还是降低了理解难度，对于让全中国人民都能理解土地改革的状况、理解新中国的建设目标，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。

《暴风骤雨》的创作特征，也受到苏联文学不小的影响。周立波在1936年翻译出版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对他创作《暴风骤雨》有着显著影响。两部作品在故事结构、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所相似，都由工作队干部进入村庄开始，通过逐步发动贫雇农进行斗争来完成翻身解放。《暴风骤雨》对世故而又风趣的老孙头的塑造，也有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中西奚卡的影子。这也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建立前后，为了探索一种适合于人民大众理解的文艺形式，作家尽力吸取各种文艺资源的尝试。

所以《暴风骤雨》无论是对于今日的我们去历史地理解土改的历史背景、土改的发展过程，还是去感受新中国文艺在探索新形式方面的努力，都有着重要作用。而其中妙趣横生的东北生活书写，仍与当下人的日常情趣相通，足以引人会心。

朴 婕

很短的时间内，将有几万万农民  
从中国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，其  
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，无论什么大  
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。

——毛泽东

## 目 次

导读 .....	1
第一部 .....	1
第二部 .....	211
知识链接 .....	441

## 第一 部



七月里的一个清早，太阳刚出来。地里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，抹上了金子的颜色。豆叶和西蔓谷<sup>①</sup>上的露水，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。道旁屯落里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，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。一群群牛马，从屯子里出来，往草甸子<sup>②</sup>走去。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，骑在一匹儿马<sup>③</sup>的光背上，用鞭子吆喝牲口，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。这时候，从县城那面，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。轱辘滚动的声音，杂着赶车人的吆喝，惊动了牛倌。他望着车上的人们，忘了自己的牲口。前边一头大牝子<sup>④</sup>趁着这个空，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。

“牛吃庄稼啦。”车上的人叫嚷。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，气呼呼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牝子，狠狠地抽了一鞭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，在东北松江省境内，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，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，是从珠河县动身，到元茂屯去的。过了西门桥，赶车的挥动大鞭，鞭梢蜷起又甩直，甩直又蜷起，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。马跑得快了，蹄子踏起的泥浆，溅在道边的蒿子上、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。跑了一程，辕马遍身冒汗，喷着鼻子，走得慢一些，赶车的就咕噜起来：

- 
- ① 西蔓谷即苋菜。
  - ② 长满野草的低湿地。
  - ③ 没有阉的牡马。
  - ④ 公牛。

“才跑上几步,就累着你了?要吃,你尽拣好的,谷草、稗草还不乐意吃,要吃豆饼、高粱。干活你就不行了?瞅着吧,不给你一顿好揍,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。”他光讲着,鞭子却不落下来。辕马也明白:他只动嘴,不动手,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。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、慢慢吞吞地走着。牲口喘着气,响着鼻子,迈着小步。老孙头扭转脸去,瞅瞅车上的人们。他们通共十五个,坐得挺挤。有的穿灰布军装,有的穿青布小衫。有的挎着匣枪,有的抱着大枪。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?来干啥的?赶车的都不明白。他想,不明白就不明白吧,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,这就得了呗。他是昨儿给人装样子<sup>①</sup>进城来卖的。下晚落在王家店,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,他答应下来,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。不管好赖,不是空车往回走,能挣一棒子<sup>②</sup>酒,总是运气。

车子慢慢地走着,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。老孙头一面骂牲口,一面跳下地来看。轱辘陷在泥泞里,连车轴也陷了进去。他叹一口气,又爬上车来,下死劲甩鞭子抽马。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,绕到车后,帮忙推车。这时候,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,那赶车的,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,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。因为跑得快,又是胶皮轮,并没有窝住。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,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、手上和小衫子上,那赶车的扭转脖子,见是老孙头,笑了一笑,却并不赔礼,回头赶着车跑了。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,悄声地骂道:

“你他妈的没长眼呀!”

“那是谁的车?”十五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问。老孙头瞅他一眼,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车子的

---

① 劈柴。

② 一瓶。



萧队长，就回答说：

“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？瞅那红驷马<sup>①</sup>，膘多厚，毛色多光，跑起来，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。”

“到底是谁的车呢？”萧队长又追问一句。

见问得紧，老孙头倒不敢说了，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<sup>②</sup>来避开追问。

萧队长也不再问，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。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，大伙也用死劲来推，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。大伙歇了歇气，又上车赶道。

“老孙头，你光打辕马，不是心眼太偏了吗？”萧队长问。

“这可不能怨我，怨它劲大。”老孙头笑着说，有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的他的前额上，还有一点黑泥没擦净。

“劲大就该打了吗？”萧队长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奇怪。

“队长同志，你不明白，车窝在泥里，不打有劲的，拉不出来呀。你打有劲的，它能往死里拉，一头顶三头。你打那差劲的家伙，打死也不顶事。干啥有啥道，不瞒同志，要说赶车，咱们元茂屯四百户人家，老孙头我不数第一，也数第二呀。”

“你赶多少年车了？”萧队长又问。

“二十八年。可尽是给别人赶车。”老孙头眯起左眼，朝前边张望，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，他放了心，让车马慢慢地走着，自己跟萧队长闲唠。他说，“康德”<sup>③</sup>八年，他撂下鞭子去开荒，开了五垧<sup>④</sup>地。到老秋，收五十多石苞米，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。他想，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。谁知道刚打完场，他害起伤寒病来。五十

---

① 驷马即阉马。

② 唠嗑即聊天。

③ 伪“满洲国”年号。

④ 一垧是十亩。